

趙孟頫章草〈急就章〉研究—— 對上海博物館與遼寧省博物館藏本之分析

■ 劉媵媵

元代是章草復興及發展的關鍵時期，趙孟頫（1254-1322）臨寫的〈急就章〉被視為研究元代章草風格的重要材料。然而，現存三件趙孟頫〈急就章〉——分別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稱故宮本）、上海博物館（以下稱上博本）以及遼寧省博物館（以下稱遼博本）——其真偽問題在學界引起爭議。張光賓（1915-2016）曾深入考察故宮本，指出其或為俞和（1307-1382）臨本。¹儘管學者們也對上博本與遼博本的真偽提出質疑，但相關研究仍顯不足。本文以上博本與遼博本為研究對象，通過對其書法風格、書寫習慣、製作年代的探討，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，對兩件作品的真偽問題獲得更加全面且詳盡的認識。

上博本及遼博本的研究現狀

上海博物館藏趙孟頫章草〈急就章〉（圖1），紙本冊頁，縱17.9公分，橫12.3公分，題跋為「至大二年（1309）夏五月廿四日子昂為德卿臨於松雪行齋」。此冊曾經項元汴（1525-1590）、龔鼎孳（1616-1673）、周壽昌（1814-1884）、吳湖帆（1894-1968）等鑒藏。該本自十七章「尻」字之下、十九章「犁」字之上的缺失內容皆由吳湖帆補寫。本冊扉頁及冊後有周壽昌、許乃普（1787-1866）、王同愈（1855-1941）、吳湖帆題記，以及張珩（1915-1963）等人觀款。²

遼寧省博物館藏趙孟頫章草〈急就章〉（圖2），紙本長卷，縱24.5公分，橫278.4公分，根據題跋「至大二年九月既望子昂臨」，可知其與上博本的書寫時間僅差三個多月。作品上有明代道衍（1335-1418）、解縉（1369-1415）、王達（活動於公元十五世紀）、張顯

（活動於公元十五世紀）及清代沈荃（1624-1684）題跋。此卷經明初趙景輝（活動於公元十五世紀）收藏，後進入清內府。

許多學者對於上博本和遼博本是否為趙孟頫親筆提出了質疑，這些質疑主要集中在書風、抄寫以及款題方面的問題。在上博本的討論中，徐邦達認為上博本「並非真跡」，因其「結字、點畫失步處甚多，尤其在十五、六頁之後，壞字不勝枚舉……款字略勝本文，印文則又與各本稍異」。³肖燕翼認為「松雪行齋」這個叫法不符合常理。⁴王連起提出質疑並進一步認為上博本款題與俞和筆意相同。⁵在遼博本的研究方面，啓功指出「此本筆力殊弱，疑出臨寫者」。⁶徐邦達形容「此卷用新尖筆書，筆法有些尖薄，但有較高的水平」。⁷劉九庵判斷此卷非真跡，而是元末善書者「臨仿鄧文原本而冒趙孟頫之名」。⁸肖燕翼則認為此卷與明代「松江本」有關聯。⁹以上可

見，學界對上博本與遼博本的真偽進行了不少討論，但深入的研究仍較缺乏。福田哲之在〈趙孟頫〈急就篇〉考〉一文中，首次對上博本與遼博本進行了詳細比較，為研究提供了新的視

角。他從缺字的相似性、字型特徵以及文本異同等方面將這兩件作品與故宮本進行了對比，認為遼博本很可能是上博本的抄本，而遼博本與故宮本（圖3）及上博本相比，作為趙孟頫〈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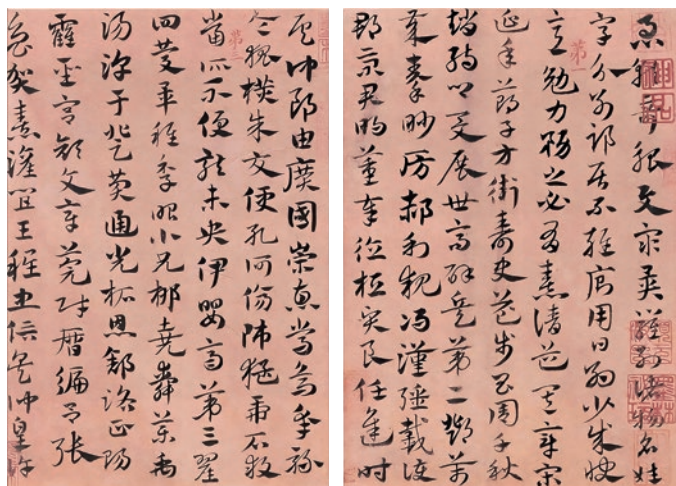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元至大2年5月 趙孟頫 急就章 冊 第1開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任道斌主編，《趙孟頫書畫全集》第6卷，杭州：浙江攝影出版社，2017，頁3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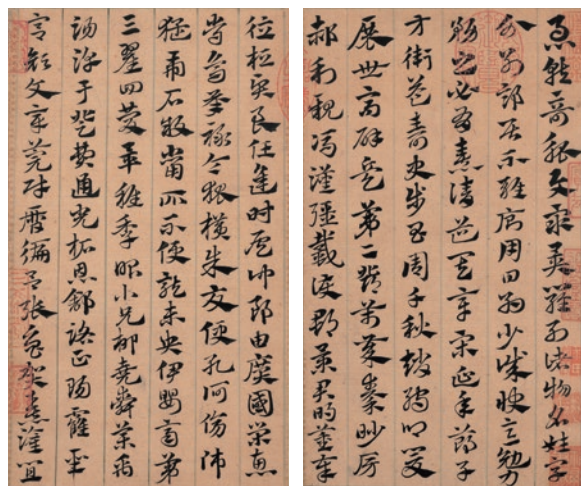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元 大德7年（1303） 趙孟頫 急就章 冊 第1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1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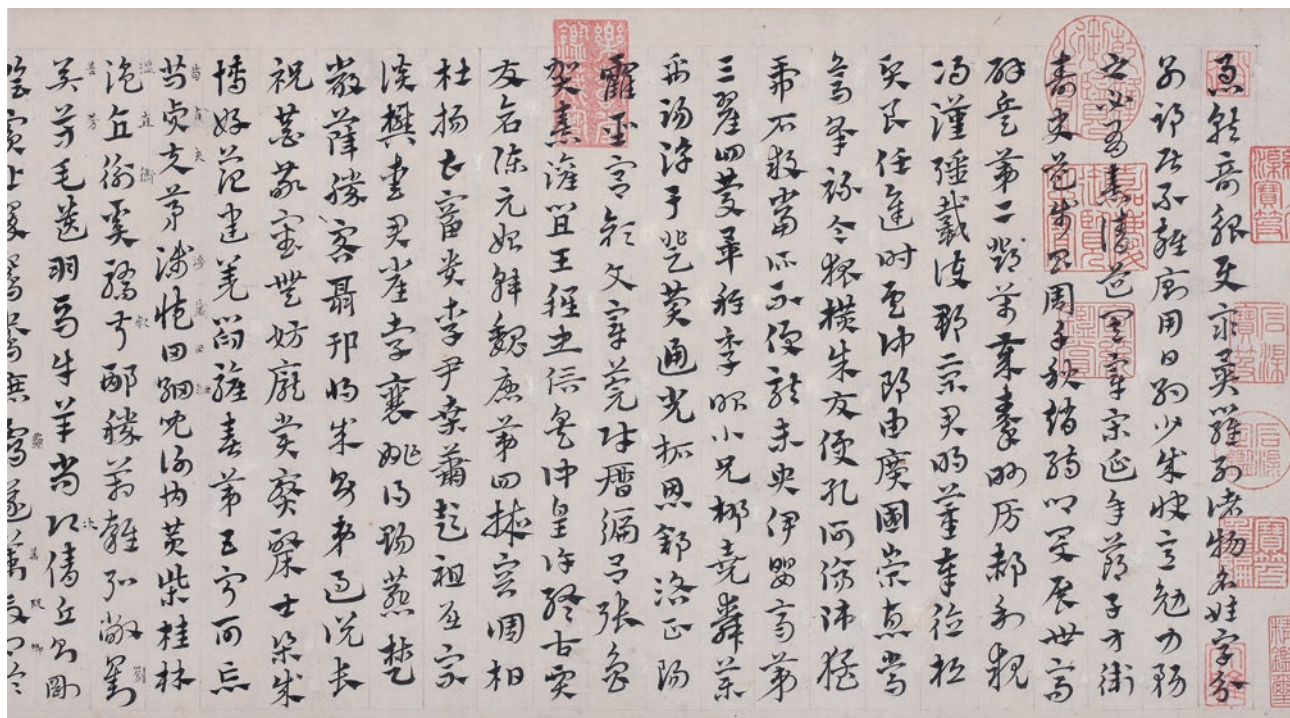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元至大2年9月 趙孟頫 急就章 卷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作者攝自2018年「遼寧省博物館藏明清書法精品展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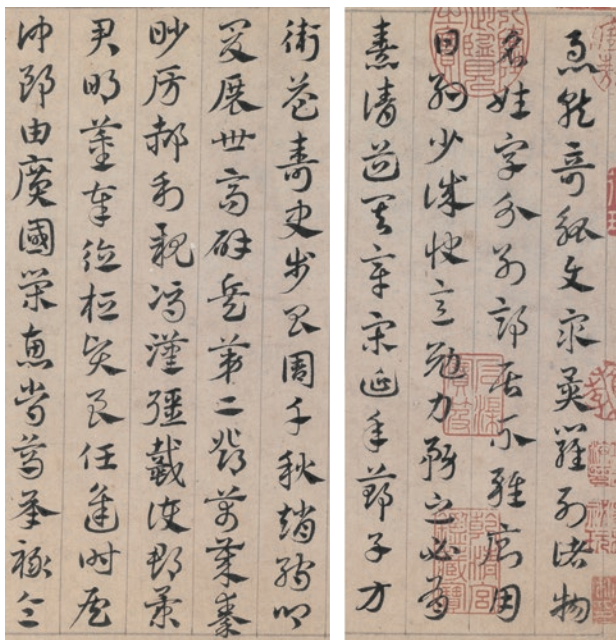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元 大德3年(1299) 鄧文原 急就章 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(王連起主編),《故宮珍藏歷代名家墨跡:元鄧文原草書急就章》,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2008,頁7-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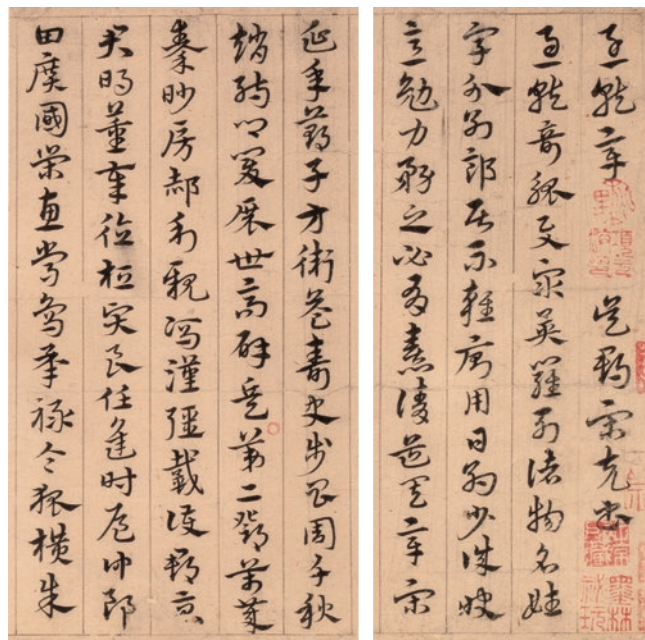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明 洪武3年(1370) 宋克 急就章 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(王連起主編),《故宮珍藏歷代名家墨跡:明宋克草書急就章》,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2008,頁9-10。

就章〉真跡的可信度最低。¹⁰然而,福田哲之的文章並未涉及對上博本真偽的討論。本文在支持福田哲之關於遼博本與上博本關係判斷的基礎上,通過草書字法的分析,揭示了這兩件作品中存在的不規範用字現象,進一步說明書寫者在書學素養上的不足,從而為探討其真偽提供了有力的依據。在此基礎上,本文結合文獻考察,嘗試對這兩件作品的製作時間及其他相關問題展開討論。

上博本及遼博本之比較

福田哲之在研究中指出,上博本與遼博本在缺字方面的相似性高達22處,文本上的相似也達10處之多,包括漏抄和多抄的現象。例如,故宮本中抄錄的「衛益壽,史步昌」,兩本均抄為「衛壽史,益步昌」,從而證明了上博本與遼博本間密切的製作關係。實際上,將兩件

作品相互比對後,同時結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鄧文原(1258-1328)〈急就章〉(以下稱鄧文原本,圖4)、故宮本,以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(以下稱北京宋克本,圖5)和天津博物館(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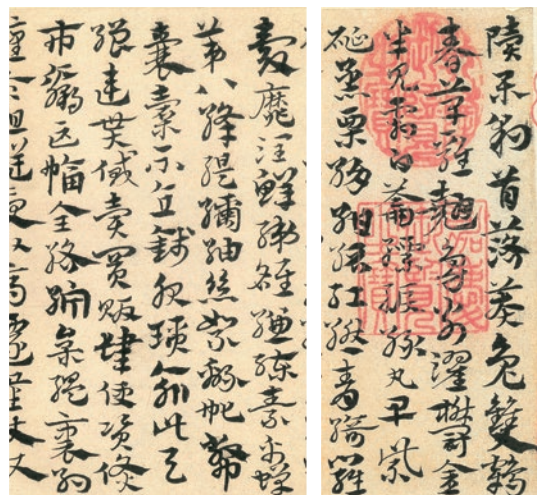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明 洪武20年(1387) 宋克 急就章 卷 局部 天津博物館藏 取自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,《明宋克草書急就章》,頁1-2。

下稱天博宋克本，圖6)的兩件明代早期宋克(1327-1387)〈急就章〉，¹¹筆者發現，上博本與遼博本的相似性不僅限於文本層面，在一些草字的字法、用筆特徵及書寫習慣上也展現出顯著的相似性。

例如，表一第二¹²中「馮漢疆」的「馮」字，兩本均在「馬」字旁上部缺少一個短橫，這種不規範的寫法在其他版本中未見。同樣，第二中「郝利親」的「親」字，兩本在起筆處皆先寫撇(自右向左)，再提筆向上勾連豎¹³同樣的行筆還見該段落中「敢」字的起筆。這種筆順在草書中頗為常見：凡是一橫與右上角一點的組合均簡化為一個自右向左的撇，例如「犬」(草字¹⁴)，但「親」與「敢」字並不應出現此類起筆。有趣的是，第四中「求男弟」的「求」字(草字¹⁵)本應採用此類起筆，但兩本的草法卻類似「成」字(草字¹⁶)，因此實為「求男弟」的文字，卻被上博本與遼博本誤作「成

男弟」。「求男弟」中的「求」字，原指其祖先居住於衛國的裘地，後裔改姓為「求」。¹³這一誤作不僅暴露了草書草法中的問題，也揭示了書寫者對文本內容的生疏。兩本中不規範用字現象還見多處，本文整理後詳見表二。

此外，上博本與遼博本出現了少數通假字及異體字的情形。例如，第一中「誠」字皆作「成」字；第二中「榮」字皆作「崇」字；第廿二中「痲」字皆作「麻」字等，這樣的情形在其他版本中未見(表三)。

綜上所述，本文通過對上博本與遼博本的詳細考察，發現兩者存在諸多相似的草書字法問題及不規範用字現象，這不僅再次證實了它們之間的密切製作關係，也暴露了書寫者在書學素養上的不足。作為元代書法的領軍人物，趙孟頫不太可能犯下此類錯誤，這一點也側面回應了學者們對上博本與遼博本真偽的質疑。此外，福田哲之曾指出遼博本實為上博本的抄本，筆者支持這一

表一 上博本與遼博本中相似的草字字法¹⁴

作者整理製表

章	品名	上博本	遼博本	故宮本	北京宋克本	天博宋克本	鄧文原本	性質
第二								馮字結構相似，右上少一個橫
第二						缺字		親字起筆相似，似犬字旁起筆
第二						缺字		敢字起筆相似，似犬字旁起筆
第四						缺字		求字起筆相似，似成字草書

表二 上博本與遼博本中多處不規範草字現象¹⁶

作者整理製表

章	品名	上博本	遼博本	故宮本	北京宋克本	天博宋克本	鄧文原本	性質
第一						缺字		章字結構相似，中間多一個點
第一						缺字		部字結構相似，左邊少一個橫
第一						缺字		爰字結構相似，下邊少一個撇
第五						缺字		貞字結構相似，多一個點
第七						缺字		鬱字結構相似，中間多一個點
第十								表字結構相似，左下少一個撇
第十二								箕字結構相似，中間少一個橫
第廿四								寵字右下結構及用筆相似

觀點，因為遼博本在文字抄漏、錯抄及草字字法等方面的問題遠比上博本更多。例如，遼博本第七中「乘風縣鐘華洞樂」出現抄錯後的空白，以及第九中「稻」字誤辨為「穡」等（表四），可見其製作時間應晚於上博本。

「上博本」製作年份之推測

既然這兩本作品都被質疑非趙孟頫親筆，那麼它們究竟產生於何時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本俞和至正乙酉（1345）年小楷〈急就章釋文〉冊（以下稱小楷本，圖7），其後一段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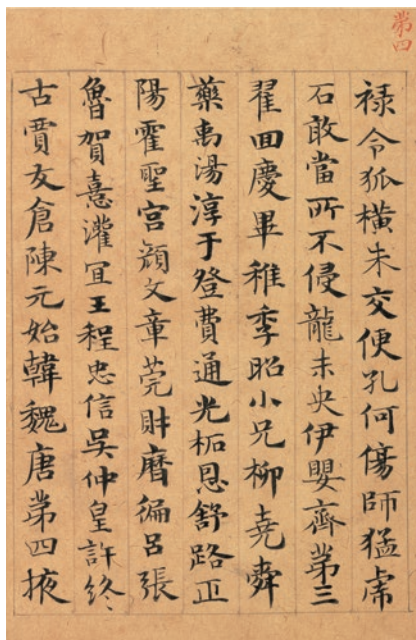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元至正5年 俞和 急就章釋文 冊 第1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1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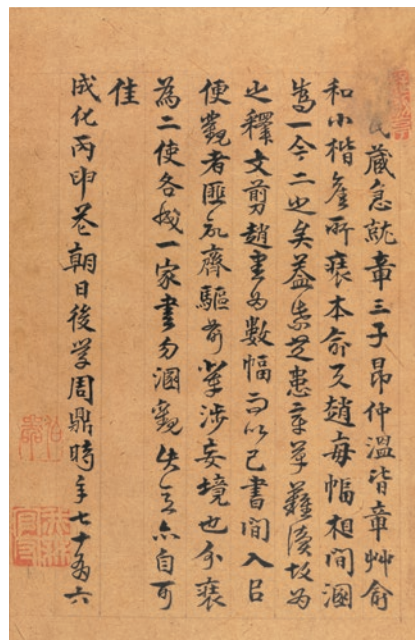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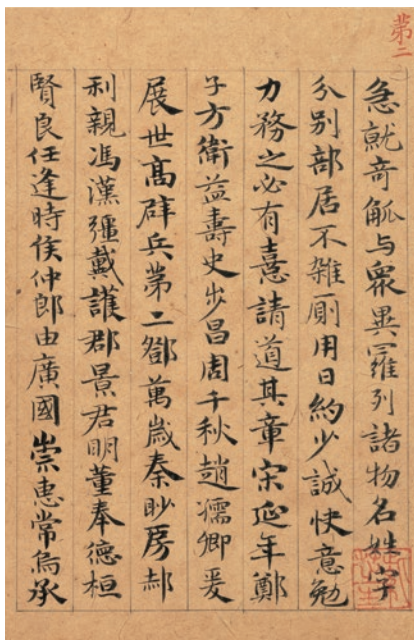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明 至正5年 俞和 急就章釋文 冊 第12開 周鼎跋(成化12年, 1476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171

於成化丙申所見即是單獨成冊的俞和小楷本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吳湖帆在上博本題跋後也曾談到相似的問題：

己巳（1929）夏獲此松雪急就章小楷冊……是冊每頁間有朱書數目，只一、三、五等單數字，心頗奇慮。後於故宮南遷書畫，余參閱鑒審之役，得見俞紫芝小楷急就章釋文冊，寬廣尺度及所用宋藏經紙悉同，而每頁間亦有朱書數目為二、四、六等雙數字，並紙角騎縫等處皆有項子京印記。乃悟原裝一冊前半為趙書章草，後半為俞書釋文，由項子京分裝二冊，不知何時離散。¹⁹

吳湖帆首先指明了上博本與小楷本間的製作關係——上博本和小楷本在冊頁的右上方皆有紅色的數字標記，小楷本為偶數標識，上博本為奇

數標識（圖9），二者原合裝為一冊；此外，吳湖帆認為二者在紙張、尺幅等方面十分相似——這為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思路。但吳湖帆的推斷有兩點疑問：首先，誠然上博本和小楷本是有一定聯繫的，但從上文分析可知上博本或非趙孟頫真跡，因此上博本是小楷本原配底本的可能性很小。其次，吳湖帆判斷上博本與小楷本原為一冊，由項元汴將其分裝成二冊。然而從小楷本後題跋可知，早在明成化年間周鼎所見時，趙孟頫章草原跡與小楷本已被分裝，因此也不可能是出生於十六世紀的項元汴拆分的。

上博本究竟產生於何時？通過周鼎、吳湖帆題跋所提供的線索，考慮到上博本與小楷本在內容及裝裱方面的緊密聯繫，本文推測俞和曾得到一卷趙孟頫章草書，考慮到章草識字的困難，便在至正乙酉年二月為其寫小楷注釋並配以紅色頁碼標記以裝裱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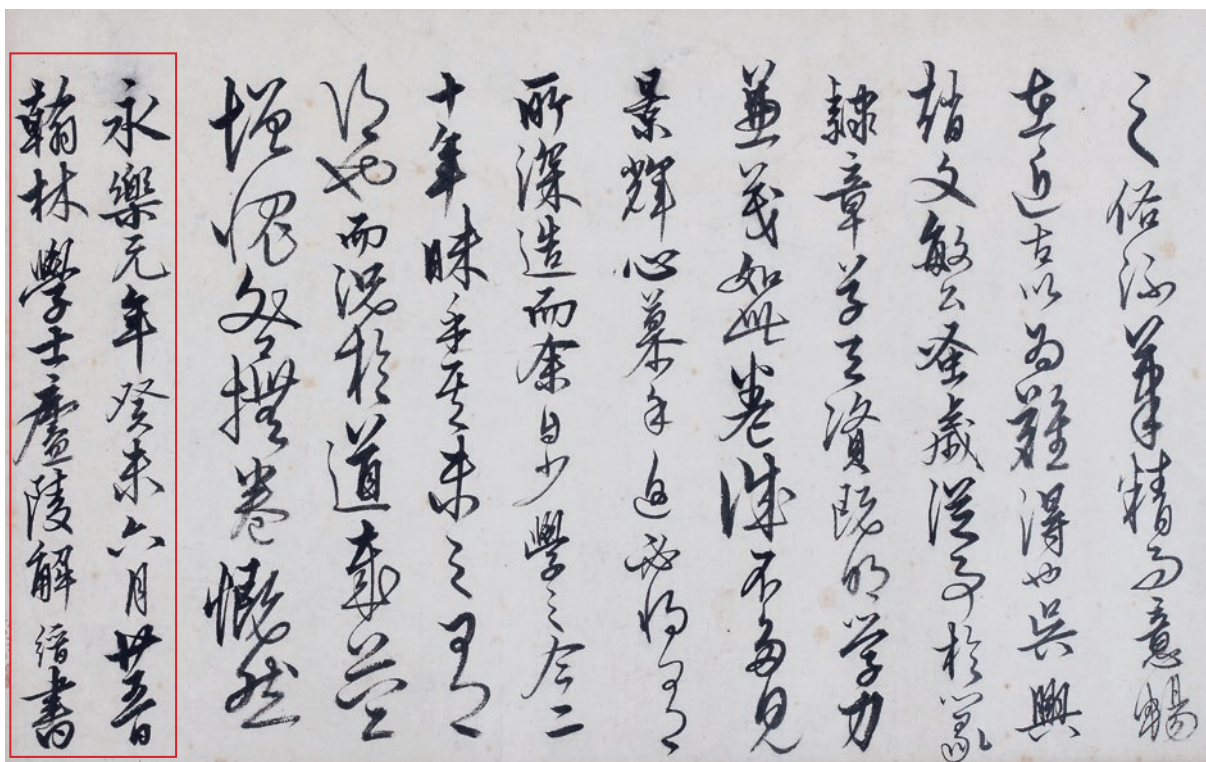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-1 明 永樂元年（1403）鄧文原 急就章 卷 局部 解編跋 遼寧省博物館藏 作者攝自 2018 年「遼寧省博物館藏明清書法精品展」



圖 9 上博本與小楷本朱文標記比對
左圖：元至大 2 年 5 月 趙孟頫 急就章 冊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任道斌主編，《趙孟頫書畫全集》第 6 卷，頁 38。
右圖：元至正 5 年 俞和 急就章釋文 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1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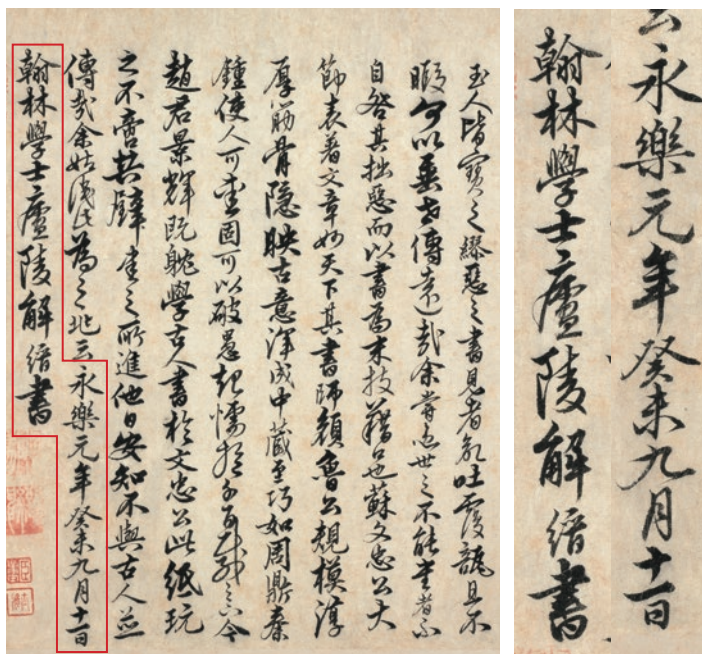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-2 明 永樂元年 蘇軾 歸去來兮辭 卷 局部 解編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0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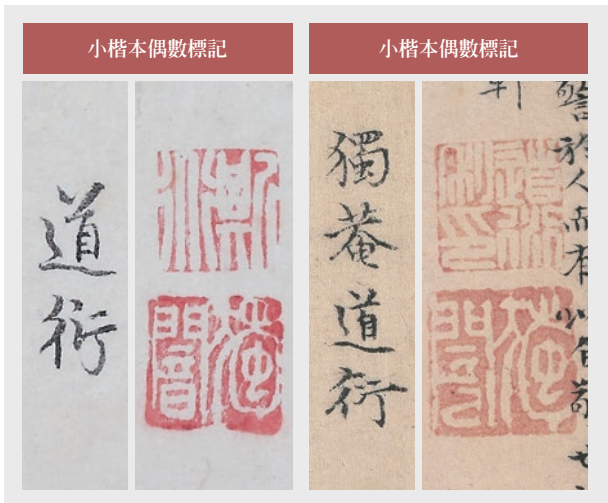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道衍款識及印章對比
 左圖：明 永樂元年 趙孟頫 急就章 卷 局部 道衍跋 遼寧省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 2018 年「遼寧省博物館藏明清書法精品展」
 右圖：明 洪武 27 年 (1394) 鄧文原 急就章 卷 局部 道衍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 (王連起主編), 《故宮珍藏歷代名家墨跡: 元鄧文原章草急就章》, 頁 48。

於上博本的製作時間有兩種解釋：

一、上博本產生於至正乙酉年二月之前，俞和為其注釋並裝裱成冊。然考慮到俞和書法深得趙書真傳，很難相信他會對一件偽趙書熟視無睹並且為其作注。因此，這種可能性很小。

二、上博本產生於至正乙酉年二月至明項元汴的收藏時代。由於上博本與俞和故宮本書風有所差異，因此在排除俞和作偽的情況下，上博本很有可能是小楷本與趙孟頫章草真跡拆分、流散後產生的。因此可以推測其時代上限應是俞和重裝之後，也即 1345 年以後。而其時間下限，根據本幅所見時代最早且可靠的項元汴收藏印可知，應為十六世紀中後期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作偽者得以臨摹趙孟頫的真跡進行仿作，包括紅色頁碼標記，也使得上博本在點畫、結構、章法等方面頗具趙書筆意，由此推測上博本的母本或為趙書真跡。而遼博本作為上博本的抄本，其製作時間應更晚於上博本。

小結

本文通過對上博本與遼博本趙孟頫章草〈急就章〉的深入分析，揭示了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及真偽問題。研究發現，這兩件作品存在諸多草法問題及不規範用字，這些現象暴露出書寫者在書學素養上的不足，顯示出它們不太可能出自趙孟頫之手。本文支持福田哲之的觀點，認為遼博本很可能是上博本的抄本，且結合文獻考察及書風比較，本文進一步推測，上博本的母本或是趙孟頫的真跡，其製作時間很可能在十四至十六世紀初之間。而遼博本作為上博本的仿作，其製作時間則更晚。

此外，儘管遼博本的真實性受到質疑，但其後的明人題跋，特別是道衍和解縉的題跋，從內容到書風並非毫無根據。例如，解縉的題跋與其同年跋蘇軾（1037-1101）〈歸去來兮辭〉的書法風格較為相似（圖 10）；道衍的題跋在印章與款題上與其他作品也較為相似，如〈跋鄧文原急就章〉（圖 11）。此外，道衍在遼博本的題跋中提到曾在吳中見過鄧文原書〈急就章〉，而現存的鄧文原本後也有他在「海雲東軒」書寫的題跋。根據道衍《逃虛子集·海雲院東軒記》所述，「海雲東軒」位於蘇州穹窿山，是他隱居的名寺。²⁰ 遼博本題跋中的見聞與道衍的經歷相符，進而增強了題跋的可信度。總之，這些明人的題跋進一步支持了趙孟頫曾書寫章草〈急就章〉的可能性，並提示出該本與趙書真跡間可能存在的密切關係。然而，這些題跋的真偽仍待日後作進一步考證，以更好地釐清偽作的製作手法及其他相關問題。

作者為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

註釋：

- 張光賓，〈辨趙孟頫書〈急就章〉冊為俞和臨本——兼述俞和生平及其書法〉，收入《元朝書畫史研究論集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79），頁 89-112。
- 更多有關上博本的鑒藏信息見劉一聞，〈也說趙孟頫草書〈急就章〉三本〉，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，2012年12期，頁 39-42。此外，劉一聞認為「上海博物館藏本雖未曾見諸著錄，卻是一件流傳有緒的趙孟頫草書佳作」，進而認定其為趙書真跡。
- 故宮博物院編，《徐邦達集·十二：古書畫偽訛考辨（參）》（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 82。
- 肖燕翼：「上海博物館藏趙孟頫〈草書急就篇〉冊，款書說是趙氏書在『松雪行齋』……松雪齋為其家的一處書房或齋室，並非他處寓所、別墅之字，何稱『行齋』？」肖燕翼，〈書畫鑒定任重道遠〉，收入陳振濂主編，《鑒藏中國收藏鑒定學刊·第一卷·上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6），頁 8。
- 王連起，〈趙孟頫書畫真偽的鑒考問題〉，《書畫研究》，1996年2期，頁 13。
- 啓功，〈〈急就篇〉傳本考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啓功叢稿（論文集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），頁 22。
- 故宮博物院編，《徐邦達集·十二：古書畫偽訛考辨（參）》，頁 82。
- 劉九庵，〈趙孟頫書法叢考〉，《文物》，1987年9期，頁 44。
- 肖燕翼，〈趙孟頫草書〈急就篇〉再考〉，《中國收藏》，2016年6期，頁 63。
- 福田哲之，〈趙孟頫〈急就篇〉考〉，《書學書道史研究》，1995卷5號（1995.6），頁 53。
- 目前可見宋克〈急就章〉共有三本：一為故宮博物院藏「洪武三年本」；一為天津博物館藏「洪武二十年本」；一為北京文物局藏本，原為卓定謀舊藏。然而，北京文物局藏本僅抄錄部分文字，抄寫至最後「完堅耐事愈比倫」時已完全變成楷書字體，其書風與「洪武三年本」及「洪武二十年本」均不一致。啓功在〈〈急就篇〉傳本考〉中提到北京文物局藏本時，認為其「與宋氏他書微異，或明初他人書者」，本文亦持相同觀點，因此此處不作為比較對象。啓功，〈〈急就篇〉傳本考〉，《啓功叢稿（論文集）》，頁 23。
- 這幅書法長卷被劃分為三十一個部分，每個部分都有一個編號標註，從「第一」開始，一直到「第三十一」，這些標註是用來區分書法長卷中不同段落的位置。
- （漢）史遊撰，（唐）顏師古注，（宋）王應麟補注，（清）錢保塘補音，《急就篇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），頁 73。
- 表一資料來源：（1）上博本，取自丁林編著，《趙孟頫鄧文原臨急就章對照》（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22），頁 12、16、26。（2）遼博本，取自趙孟頫，〈急就章〉卷，遼寧省博物館藏，作者攝自 2018 年「遼寧省博物館藏明清書法精品展」。（3）故宮本，取自趙孟頫，〈急就章〉冊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（4）北京宋克本，取自劉遜芝主編，《古代經典碑帖善本：急就章三種》（南京：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 73、75。（5）天博宋克本，取自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，《明宋克草草急就章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24。（6）鄧卷本，取自丁林編著，《趙孟頫鄧文原臨急就章對照》，頁 12、16、26。
- 原章缺字，從本文二十六章選取。
- 表二資料來源：（1）上博本，取自丁林編著，《趙孟頫鄧文原臨急就章對照》，頁 7、9、11、29、42、57、70、139。（2）遼博本，取自趙孟頫，〈急就章〉卷，遼寧省博物館藏。作者攝自「2018 年遼寧省博物館藏明清書法精品展」。（3）故宮本，取自趙孟頫，〈急就章〉冊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（4）北京宋克本，取自劉遜芝主編，《古代經典碑帖善本：急就章三種》，頁 72、73、76、78、81、83、84、95。（5）天博宋克本，取自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，《明宋克草草急就章》，頁 7、8、21。（6）鄧卷本，取自丁林編著，《趙孟頫鄧文原臨急就章對照》，頁 7、9、11、29、42、57、70、76、139。
- 表三資料來源：（1）上博本，取自丁林編著，《趙孟頫鄧文原臨急就章對照》，頁 8、14、128。（2）遼博本，取自趙孟頫，〈急就章〉卷，遼寧省博物館藏。作者攝自「2018 年遼寧省博物館藏明清書法精品展」。（3）故宮本，取自趙孟頫，〈急就章〉冊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（4）北京宋克本，取自劉遜芝主編，《古代經典碑帖善本：急就章三種》，頁 63、72、73。（5）天博宋克本，取自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，《明宋克草草急就章》，頁 19。（6）鄧卷本，取自丁林編著，《趙孟頫鄧文原臨急就章對照》，頁 8、14、128。
- 表四資料來源：（1）上博本，取自丁林編著，《趙孟頫鄧文原臨急就章對照》，頁 41、51。（2）遼博本，取自趙孟頫，〈急就章〉卷，遼寧省博物館藏，作者攝自「2018 年遼寧省博物館藏明清書法精品展」。（3）故宮本，取自趙孟頫，〈急就章〉冊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（4）北京宋克本，取自劉遜芝主編，《古代經典碑帖善本：急就章三種》，頁 78、80。（5）天博宋克本，取自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，《明宋克草草急就章》，頁 19。（6）鄧卷本，取自丁林編著，《趙孟頫鄧文原臨急就章對照》，頁 41、51。
- 劉一聞，〈也說趙孟頫草書〈急就章〉三本〉，頁 44。
- （明）道衍，〈逃虛類稿〉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據清抄本影印），冊 1326，卷 2，〈海雲院東軒記〉，頁 633-634。